

破晓篇
《大医·日出

马伯庸

分享暨读者见面

对话马伯庸：

每本书都在拓展写作边界

著名作家马伯庸非常熟悉济南的历史，并将明朝时期的济南写进其长篇历史小说《两京十五日》中。距离《两京十五日》来济签售三年后，5月13日，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小说《大医》再次来到济南，在新华·爱书客·济南市图书馆举办两场活动，并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，畅谈写作等话题。

记者 师文静

谈新作：

《大医》还有遗憾

80万字的《大医·破晓篇》《大医·日出篇》是马伯庸的最新力作，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所医院的成立和发展，以小见大，以虚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风采。谈及这种写作构思，马伯庸表示，近现代医学史波澜壮阔，他花费数年时间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，为了写出那段历史的严肃性，写出时代质感，必须要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其间。“写这些真实人物时，我会尽量保证让他们经历的大事件、历史时间线以及他们的立场风格都与本人一致，而非出自自我的虚构。当然书里也有一些杜撰的具体事件，但这些事件没有背离历史人物本身。”

马伯庸说，他2017年参观上海的华山医院院史馆，萌生了写《大医》的念头。开始准备期间，就发现了这个题材的难度，不仅要精通医学，熟知近现代史、上海城市发展史，还要熟知当时的文化、科技、思想、政治、军事、交通、饮食等。几年的准备与大量的阅读后，开始创作《大医》。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医学救治案例，非常详细的用药、治疗手段等描写，而这些详细的医疗细节曾让马伯庸无比发愁。“小说中有大量医药、医疗手段的细节需要去考证，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。只有对所有的医疗技术、政治、经济等有足够多认知，才能在脑海中将它们交织成一个故事，才能写出历史的质感。”

谈高产：

灵感就像一只猫

近年来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《两京十五日》《长安的荔枝》《大医》纷纷出版，再加上新作、旧作集中影视化，马伯庸给人一种非常高产的印象。但马伯庸并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，从2017年到现在，真正的长篇只有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两京十五日》和《大医》，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字，平均下来大概一年一本

书，自己算是低产。

谈及大家关心的写作灵感与瓶颈问题，马伯庸表示，每个人写作都会碰到创作瓶颈，极少一口气写完。碰到瓶颈怎么办？那就停下来。“灵感就跟一只猫一样，你越想去抱它，它就跑得越快，你不去理它，它就爬到你键盘上来。”马伯庸自称，写不出来的时候，就去旅游、看电影、读书。

又说起灵感，马伯庸举例说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他花了11天写完7万字，中间没有瓶颈，但这本书真的是11天写完的吗？“是，也不是。在过去十几年里，我养成看书的习惯，去广东会去找荔枝相关的书籍，想起西安会去看盛唐文化的书；走到全国各地，会去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，一边坐高铁一边记地名……过去十多年持之以恒的积累，让我知道唐代人的生活细节，知道荔枝的种植方式，知道唐朝运送荔枝的线路，我脑子里甚至画出了一张地图。结果，到了某一天，忽然之间厚积薄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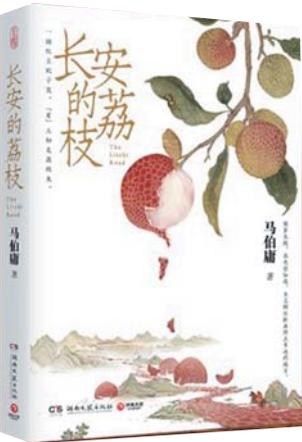
谈人物：

写自己敬畏的两种人

马伯庸的作品擅于在历史缝隙中去找小人物的蛛丝马迹，从小人物去挖掘出一个大历史。比如，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中的帅嘉谟对数学的痴迷可以说近乎疯狂，被称为“算呆子”，以一己之力起底百年丝绢案，让牵扯其中的各方利益集团开启大乱斗。小人物要干成一件大事，就要或执着、或痴迷，或孤注一掷、背水一战。而这种关乎情绪、精神、信仰、活法的小人物塑造，也最能让当下的读者产生共鸣。

马伯庸说，他内心深处对两种人非常敬畏，一种就是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，极度坚持某件事情，“轴”得不行的人，这些人是真能做大事的人，所以喜欢描写他们；另外就是对数学特别好的人心存敬畏，所以写了帅嘉谟、李善德（《长安的荔枝》）等，他们的数学特别好。

除了写数学特别好的人，马伯庸还写过《风起陇西》中的谍战局中人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“反恐”精英等，这也是写历史小说非常独特的人物视角。拿历史上的间谍来说，马伯庸称，《孙子兵法》



《食南之徒》的“坑”还填不填，以及很多更古老的网文作品还有没有可能续写，这个话题打开了马伯庸关于旧作的话匣子。马伯庸笑称，他当年留下了很多“孽债”，很多作品兴之所至开了一个头，写了几章就“坑”掉了，一直“坑”到现在，没想到还有人记得。他坦言这些“坑”有些不会填了，而像《扶苏奔鲁》《食南之徒》还在偷偷摸摸地写着。鉴于马伯庸的文化与文人小说《七侯笔录》是时隔12年之后续完的，这些作品也值得等待。

谈及《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》这本古早的书，马伯庸透露，这是本神奇的作品。这部作品来自他发在天涯论坛的帖子，梳理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“德性”，揭秘历史幕后的文化伏线，解读贯穿历代王朝的天命之谜。帖子经过增补历史文献，被改名出版成书。马伯庸觉得出版社取的书名太土，透着一股尬笑、尬聊的气息，他不愿意特别去提这本书，但这本书是他的作品中最神奇的一本，其他作品出版之后销量上去，然后逐年减弱，而《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》没有销量高峰或低谷，每个月1000-1500本极其平稳，一直到现在。

马伯庸还谈到他古早的网文《她死在QQ上》，原来叫《QQ怪谈》，后来被人改了名字，火遍全网。所以对于取书名这件事儿他已经放弃了，这活儿得让专业人士去干。

谈影视化：

我没有选角权

近年来，马伯庸小说影视化播出的作品已有《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》《古董局中局》《风起陇西》《风起洛阳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》等。刚播出的《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》中，马伯庸首次担任编剧，作品也赢得了不错的口碑。进可闯入影视圈，退可依旧写小说，其事业版图又进一步。

关于新作《大医》的影视化，马伯庸说他期待能够拍出近代医学史的历史质感。“书中的人物，接受现代医疗教育，又身处时代漩涡中，要是能拍出他们作为普通人需要做出的选择，在大时代

下的挣扎，肯定可以成功。”谈及作品影视化自己是否能参与选角时，马伯庸笑称，作为原著作者，他没有权利去选择演员，哪怕自己有心仪的演员，也不能说出来，因为选另外的演员未必就不合适，这就像相亲一样。他还自曝，他写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张小敬时，心里想的角色形象是“硬汉”张涵予，还让张小敬像《集结号》中张涵予的角色一样瞎了一只眼，但雷佳音诠释的张小敬与观众见面后，却格外适合、特别对，这让马伯庸感叹，好演员能做到千人千面，演什么像什么。“《大医》由谁来演，我也很期待。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年龄横跨十几岁至六十多岁，对演员的考验很大，希望能选出意料之外的好演员。”

谈济南：

不由自主地将其写进小说

马伯庸此次各大城市巡签，要跑山东好几个城市，但他更愿意称之为美食之旅。他细数，此次巡签，先到临沂喝了糝汤、吃了炒鸡，到济南后第一顿就吃了烧烤，然后奔赴德州吃扒鸡，再坐高铁去烟台吃海鲜。

马伯庸透露，他当年刚工作时，第一次出差就是来济南，对济南印象深刻，一方面这里是齐鲁大地的文化中心，另外一方面是因济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特别。他每次来都会去游览名胜古迹，跟当地的朋友聊聊天，听一些山东民间故事。

在长篇历史小说《两京十五日》中，马伯庸还写了属于济南独有的故事。小说中大明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回北京走的是京杭大运河，却故意拐弯到了不是运河流经地的济南，在济南大明湖畔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发展出一段错综复杂的虚构故事。小说中济南发生的故事篇幅大、故事曲折，且写出了主要人物吴定缘的复杂性。而且济南一段故事中写到了真实历史人物铁铉以及铁公祠，详细描写了棋盘街、白衣庵等故事发生地，以及济南当时的食物如擦碾卷儿、大葱豆瓣儿、菜煎饼、酸枣粉、莲子糕、饴糖卷等。“因为我对济南比较熟悉，所以会不由自主地把熟悉的地方全部写进小说里。”

里专门讲到间谍的作用，但因中国历史一般只记载大事忽略小事，这些人物都没有记录下来，不过你看历史上很多大事件，比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，刘备、孙权怎么知道曹军人数的，肯定有细作、间谍去调查；再比如正史记载官渡之战时，刺客徐他刺杀曹操，被护卫许褚阻拦，刺客是谁派来的，史书没有记载，那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写一写这些边缘人物。“司马迁《史记》专门有《刺客列传》，开了为刺客写史的先河，但后面的史书再也未提过这些人物和事儿，只有司马迁愿意给这些几乎改变了历史的卑微小人物树碑立传，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司马迁。”

谈旧作：

有些“坑”还会填

在读者见面会现场，有书迷问及马伯庸一些早期作品或网文风格浓烈的作品，比如《扶苏奔